

三國游俠傳

江南競智

阿飛
著



海軍出版社

三國 游侠传

江南竞智

阿飛
著

海洋出版社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游侠传·江南竞智/阿飞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027-6786-0

I.三… II.阿…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062 号

责任编辑:姚海科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80mm×96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发行部: 62147016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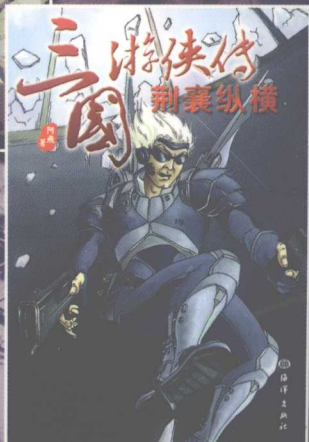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阿飞，男，湖北襄樊人，虽长于胡思，耽于乱想，但做人忠厚，行事踏实。文朋遍布五湖，同道尽在四海；娶有贤妻妖果，目前客居成都做一本奇幻小说杂志。文字温润而略有古意，熟悉奇幻、科幻、武侠等题材。

主要作品：《三国游侠传》（长篇历史架空小说）《瑰丽异世界》（长篇科幻武侠小说）《最强，我的球》（长篇乒乓球青春幻想小说）《周游记》（长篇围棋幻想小说）等。另有《杀神》《不测之棋》《四大琴王》《阿飞围棋评论集》等篇幅不等的中短篇小说及杂文，刊载于各类报刊杂志之中。

三国游侠传系列



名家推荐

你可以当它是历史小说，因为它将三国中众多历史人物如家人朋友般熟到极处信手拈来，写得须发宛然生动精彩又入情入理；你可以当它是游戏小说，因为主角是后现代人，在故事里闯过一关又一关，升了一级又一级，紧张处扣人心弦，舒缓处心旷神怡；你也可以当它是玄幻小说，因为不止一个现代人时空穿越回到了三国，他们让历史开始转向，他们给历史增添了无穷变数，也带来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其实小说的类型并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这是一部磨剑七载、厚实生动的精彩小说，它值得收藏，值得细细品读。

——《扬州鬼》作者 余惠敏

阿飞是个很杰出的作者，才思敏捷，下笔恰到好处，《三国游侠传》是他的得意之作，谨此向大家郑重推荐。

——《风姿物语》作者 罗森

赤壁烈火官渡烟，尽付谈笑酒杯前。

三国英雄今安在？随我游侠天地间。

——《神州狂澜》作者 圣者晨雷

幻想太过于真实，笔下的虚构却比历史更加引人注目。初看开头，兴致就被调动起来了。《三国游侠传》就是那样很自然地将现代人带入三国时代了。不管是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下的主人公也好，还是看书的人也好，我们该用怎样的心情去看待梦回三国的情怀？让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重新以朋友的姿态对立，直接了当地看见彼此的伤口。我喜欢《三国游侠传》，不仅仅因为它属于我国最早、也是最好的奇幻三国小说，也不是因为第一人称全知视角让读者感觉像上帝一样。我喜欢这部作品，是因为尽管三国的传说很多，尽管历史存在如此多的桎梏，想象力还是在那个回到三国的时刻，以纸的边角无法禁锢的姿态破茧而出。

——《骑士的沙丘》作者 文舟

三子游侠传

江南竞智

阿飛
著

目 次

序 章	三子解梦	1
第一章	锦帆甘宁	10
第二章	文明都会	35
第三章	清风双煞	75
第四章	战时盟约	94
第五章	江东悍将	123
第六章	争地无攻	154
第七章	新式武器	184
第八章	滔滔江水	199



阿西



白風



曹操

序章 三子解梦

东汉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夜。

吴郡。

孙权大叫一声，忽然挺身坐了起来。

身旁的夫人谢氏被他这一声大叫吓醒，急忙翻身起来，双手扶住他：“仲谋，怎么了？”

孙权擦擦额头的冷汗,定了定神,才发现自己仍然睡在官邸寝室的那具黄铜大床上。

他咽了口唾沫，摸摸自己的髭须，捋去上面细小的水滴，看夫人一眼，低声说：“你且退到侧室去睡吧，我有军务料理。”

谢氏不敢多问，收拾一下，匆匆起身退入后室。

宫外一阵脚步声，闻声进来的是一位三十七八岁的中年武将，乃是讨逆司马周泰，他身后跟着四名卫士。

“主公，何事召唤？”

周泰字幼平，是孙权最亲近的心腹将领。孙权一见是他，心更定了三分，摆了摆手，道：“没事，幼平，我这才偶做一梦，心中惊骇，故而失声。”

周泰见孙权神色怏怏，似乎十分不悦，想必此梦非吉。想了想，试探道：“吕征虏善解梦，不如请他来为主公一详？”

孙权道：“现在是什么时辰？”

“已近卯时(清晨五六点钟)。”

“哦。”孙权笑了，“今日是霜降了。好罢，幼平，你去将子衡请来，另外，再

《三国游侠传》·江南竞智

SanGuo YouXiaZhuan—

JiangNanJingZhi

令人请张公、东部也来。”

周泰一怔：“请二位张大人么？”心想：“这么早，不知道两位张老先生是否起床呢！”

孙权忽然打个哈欠，复又躺倒榻上，四肢大张，不多时鼾声已起。

江东有两位张姓元老，一位是张昭张子布，另一位是张纮张子纲。张公、东部是孙权尊敬二老的称呼。张昭年近半百，是前吴主孙策手下列第一位的重臣。在孙策遇刺而死，上下一片混乱之际，张昭首先向孙权行主臣大礼，敦请他克继大位，稳定局势，在拥立新吴主中立下大功。孙权非常感激他，此后便一直叫张昭为张公。张纮则在去年被孙策派往许都献捷求封，被爱才的曹操留在朝中，任职侍御史。直到今年五月，孙策遭刺，孙权成为新的吴主之后，曹操欺其年幼，任命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令他返回东吴，觅机辅助孙权内附朝廷。张纮年纪比张昭还大数岁，性格沉着稳重，善于讽谏。孙权为人性格开放滑稽，一向讨厌礼法，但对张纮也不敢轻乎，敬称东部，与张昭类同。

周泰不敢多问，立刻吩咐下去，去请三位大人。自己也退出寝室，关闭宫门，守在门外。

一刻之后，外面脚步声起，一个三旬左右的青年武将匆匆而入。周泰一看，鸂尾大冠，绛红官服，腰系革带，饰以金玉，左腰上佩着一个虎头绶囊，正是征虏中郎将吕范。急忙施礼，低声道：“吕将军来得好快。”

吕范还未答话，宫内孙权已道：“是子衡么？进来吧。”

外面二人互看一眼，都很诧异。周泰拉开宫门，吕范走入室内，应道：“正是为臣。”

孙权躺在榻上，姿势未变，只把脸侧过来，示意吕范坐下，道：“昨夜梦恶，惊扰一宿，困乏不堪，且让我再睡一会儿，再请子衡为我解梦。”转过头又睡了。

吕范心下苦笑一声，这位主子，性子可真够怪诞的。

自讨虏将军孙坚开始，孙家军已历三代。吕范年纪虽少，却是最早追随孙策江东起兵的心腹大将，和周瑜、二张、朱治齐名，并为前吴主孙策五大谋主，地位在程普、黄盖、韩当等老辈宿将之上，深受信任。孙家江东兵中最强悍善战的三千飞月军，就是他一手为孙策训练出来的。

今年四月，他率军在外征讨，刚攻下鄱阳县，就听说了孙策的死讯，他立刻率军赶回奔丧，帮助张昭、周瑜处理军政事务，平议朝野物非。孙权非常喜欢他，继位后便不再放他外任，把他留在吴郡，为自己组建亲军——解烦营。

吕范扫一眼卧睡的孙权，忽然想道：“这位新主，可也不是平凡之辈，决不会单单只为一梦。主公此时召见，必然有重大事件。不是西南，就是西北。”

孙权自五月成为江东新主以来，安抚旧勋，提拔贤良，整顿军治，奖劝农耕，各项举措都是合拍符节，有条不紊，自张昭、周瑜以下文武重臣，无不心服。

想定了这一节，心中便不再躁急，低下头，忽然想起昔日主公孙策：“若是伯符此时召见自己，纵然三日未睡，也定会摆上棋盘，一边对弈，一边慢慢询问解烦营训练情况怎样，将校士气如何，弓弩可已够用，冬衣是否齐备等等一连串的问题。肯定不会像仲谋这样把臣属招了来，晾在一旁，自己继续呼呼大睡。”

吕范忽然笑了，孙策怎会把自己招进寝室来问对军政事务呢？

和伯符比起来，仲谋实在还像是个任性的小孩子啊！

然而……

他奇怪地发现，把孙策和孙权比较半天，自己却不知道更喜欢谁一些。

正胡思乱想间，门外响起周泰的声音：“张昭、张纮二位大人到。”

他声音特别洪亮恭敬，远非适才见到吕范时那种低声亲热的情景。

吕范一惊，猛地抬头，正在想是否提醒孙权一声，却见孙权忽然挺身而起，片刻之间，冠服已齐，端坐于大榻之上，面容肃整，庄重道：“有请张公、东部。”

吕范急忙也整冠理服，摸摸头上的鹞尾，拢拢腰间的绶囊。

孙权看看他，眨了两下眼，摆出一个滑稽表情。

吕范咧咧嘴，苦笑一下，心想：“怎么这俩老头子也来了？”

孙权看他那无可奈何的样子，忍不住一拍大腿，哈哈大笑。笑了两声，急忙忍住，向门外看去。

室门大开，环珮琅响，周泰引着两位大人进来。

孙权急欠身站起，道：“张公、东部。”

那二位先生急忙施礼：“主公，急唤我等，不知有何重要军情？”

周泰给孙权披上一件绉袍，然后伺立在他身后。

孙权让人给二位老先生看座，道：“昨夜我偶然做一噩梦，心中恐慌，不能安睡，特请张公、东部，还有子衡，一起来为我参详解惑。”

侍者献上茶汤蜜水，各式点心。

二张互相看看，又瞟了吕范一眼。张昭冷冷哼了一声，厌恶地微微皱起眉头。张纮则取过一杯蜜水，低头慢慢品啜。

吕范目不斜视，故作不知。

室内的气氛有点尴尬。

孙权心中全明白，这三个人有代沟。吕范是个美男子，人又年轻风流，平素服饰居处，不免就有些豪华奢靡，素来严整的二张，自然讨厌这种人，不免

《三国游侠传》·江南竞智

SanGuo YouXiaZhuan—
JiangNanJingZhi

要侧目而视了。

孙权比吕范更年轻，观念更开放，心里颇为吕范打抱不平，暗想：“你们是大儒，自律甚严，看不惯吕范的奢丽袴绮，倒也没什么。可是人家吕范勤事奉法，尽忠尽职，你们怎么不去看看？”

又过了一会儿，孙权见几人还是都沉默不语，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开口道：“三位贤卿，昨晚我刚睡着不久，就见有一赤龙蜿蜒而入，幻化人形，忽做人言，邀我去龙宫一游。我不及推辞，已被它夹挟而出，进入海底宫殿，那宫殿极其华丽，外饰金贝玉珠，内嵌象牙犀角。不久数名美女从后面出来，弹琴献舞，令我意驰神迷，不思往返。正乐间，忽然一将闯进殿来，他面丑如熊，身高过丈，遍体金甲，手举长戟，大步向我走来。我见他来意不善，急忙起身闪避。那赤龙起身相斥，却被他一戟刺倒在地。我冲出殿去，眼前却有三道长久之急水扑面而来，正惊惶时，身后一声长笑，那将冲了上来，挥动长戟，将那三道水流混搅起来。那三道水随他戟势盘旋而舞，忽然便消逝不见，连那将也一起不见了。我四下寻找回家路径，发现自己身在田间荒地，身边没有一个人。此时对面忽然冒出一头凶猛的野牛，怒吼着冲了过来，一角正顶在我的心口。”说到这里，他抚摩一下自己的前心，犹自有余悸未消的感觉。

三臣凝神细想，过了半晌，张纮道：“主公此梦十分奇特，纮愚钝，不知作何解。”

张昭也摇一摇头。

孙权去看吕范。

吕范仔细想了一会儿，忽然伏地称贺：“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此梦大吉。”

孙权讶道：“哦？有何喜事，子衡快快解来！”

吕范道：“请主公赦臣死罪，方敢尽言。”

孙权道：“赦卿无罪。快起来讲话。”

吕范站起来，大声道：“龙者，天子象征也！赤龙者，我大汉高祖也！今主公受赤龙相邀同坐，主有天子之相……”

刚说到这里，张昭已怒而站起，戟指吕范：“吕子衡，尔怎敢出此大逆之言？”

吕范横他一眼，道：“子布大人，我不过就梦而释，何罪之有？”

张纮急忙站起来，上来为二人解和：“一梦而已，二位不必争执。”

孙权对张昭如此发怒也不以为然，心想：“霜降之前，我君臣几人借个由头在内堂闲聊几句，不过想再加深加深彼此的感情，你又何必这么当真？要真的只为解梦，我要你们这俩老家伙来干嘛？”嘴上道：“是啊是啊，张公不必

性急，且先听子衡说完。”

张昭须发皆张，怒道：“主公请恕老臣不能与此等无君无父之人共座。”挣脱张纮的手，昂然下阶出室而去。孙权向周泰使个眼色，周泰急忙跟着出去，派遣卫士送张昭回去。

张纮心念闪动，暗暗一叹，复又坐下。吕范哼了一声，也自坐好，道：“主公，大水者，江也。那三道长长水流，臣揣摩良久，意似指庐江、江夏、江陵三郡。主公为三道大水围困，却得一熊将解围，亦为吉兆。昔周文王梦飞熊而得子牙，此兆当指我主将得良将之助，破此三郡。”

孙权微笑道：“果能如此，确是吉梦。”

吕范沉吟片刻，道：“至于那凶恶野牛，……当是提醒我主防备刘表反噬，中其奸计。”

张纮淡淡盯着吕范的嘴，心想：“这厮倒能言善道，且看主公如何说。”

孙权看张纮一眼，缓缓道：“东部以为子衡之说如何？”

张纮本来想等孙权说出看法，再相机劝谏，此刻见孙权已先问到自己，心中只略一犹豫，便不多想，毅然道：“昔破虏公功业未遂，便为黄祖所害。此非仅家仇，亦为国恨，西击刘表，破江夏，斩黄祖，纮愿随军出征。”

孙权心想：“你跟张昭也差不多。”知道他坚决同意攻击刘表一节，言外之意，对吕范所谓的“自己有天子之相”一节，恐怕就是坚决不同意了。正色道：“子衡所论赤龙之兆，只不过是咱们几人私室内宅的笑谈罢了。”

张纮大喜，道：“当年破虏公为扶助汉室，率军北伐，数场剧战，破走董卓；讨逆公忠壮内发，收合离散，平定江外，建立大业。二公高名远播，功劳盖世，臣在朝堂，陛下及众臣也曾多称二公之勋。”

破虏公，便是孙坚，当年曾官拜破虏将军；讨逆公，则是指孙策，被汉献帝封为讨逆将军。

孙权听他提起父兄事迹，心中忽然一阵惘然，这半年多来，自己身处这险恶难测的局面，艰难经营，心力憔悴，实在是苦不堪言。多么希望父亲兄长再复活过来，能继续引导自己，做自己的主心骨啊！他默默念叨：“父亲啊，大哥啊，你们在天之灵可知，没了你们，我的日子是多么难过啊！现在文武不和，诸郡未稳，大哥，你教教我，我该怎么办啊？”

忧伤的情绪难以自抑，孙权碧目微阖，一时清泪犹如雨下，汨然不绝。他轻轻泣叹一声：“东部是真识我孙家门阀之风气的人啊！”

张纮是看着孙策、孙权成长起来的旧臣，见他如此伤心，想到他兄弟二人，都是未及弱冠便不得不负起振兴门阀、光大孙氏的重任，不禁也老怀感伤起来，流泪不止。

《三国游侠传》·江南竞智

SanGuo YouXiaZhuan—

JiangNanJingZhi

吕范也被这悲戚的气氛感染，想到知人善任的孙策以青年有为之身，却意外中道崩殒，致令孙氏霸业成空，江东前途一片昏暗。苍天对江东何其不公啊！也是忍不住热泪盈眶，轻轻捂住面目。

站在孙权身后的周泰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忽然大家都流起眼泪来，摇摇头，急忙命人取来热水白巾，请三人净面。

张、吕两人互相看看对方的泪脸，想起旧日和衷共济，一心辅佐孙策的情谊，忽然之间，彼此恶感大减，都觉心中似乎有一股细细的暖意，充盈胸际。

孙权抹去泪水，神色坚定起来，忽然问吕范：“那庐江李术，可愿归还叛将宋定？”

吕范道：“臣正要說此事，令使至今未回。”

孙权道：“使者出发有多少日子了？”

吕范道：“已整整四十七日。”

孙权哼了一声：“如此之久，便有两个庐江那么远，也该回来了罢？”

吕范道：“臣料他仍是以拖待变的想法，未必便还。”

孙权冷冷道：“我对他仁至义尽，他竟敢再次拒绝我的命令？”

吕范道：“李术不与吴郡沟交音信，已有半年之久。而他三拒主公之令，更是昭显此人实在是心怀异志，非同寻常。以臣之见，应当速速派遣大军征讨，以防不测之变。”

张纮皱起眉，道：“李术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确实该解决这个问题了。”

吕范看看他，温然一笑，从怀中取出一物，道：“臣已做好一表，预备主公发送曹公之用，请主公明裁。”

孙权接过那表章，细看一遍，转手递给张纮，暗想：“子衡果然周密，早已猜到我的心意。”

四月，当孙策箭毒发作薨时，孙氏当时已掌握了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庐江六郡，东汉原本无庐陵一郡，孙策分豫章一半，设立此郡，故为六郡。孙权承兄基业，四方发书，各郡太守俱遵令返回吴郡奔丧，唯有庐江太守李术只派遣使者回吴吊唁。孙权以当时众心未服，强行忍耐，没有发作出来。两个月后，江东情况粗定，恰逢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遣使告急。孙权令李术配合庐陵太守孙辅攻击江夏，牵制荆州军的力量。结果孙权的手书李术接是接了，但却依然按兵不出，以致孙辅孤军不敢轻动。张羡不久后便听从桓阶的建议，转而向许昌称臣，江东不肯来援是重要原因之一。孙权自觉失信于人，更因丧失趁机夺取荆南四郡的良机，心中怒极，已有出兵消灭李术之意。八月初，飞月军上军司马宋定被部下告发贪污军饷，派人捕捉时，已乘间

逃脱，亡命而去。上个月，中护军周瑜的细作发现宋定被李术收留，充任李的贴身卫士长，立即报告了孙权。孙权让吕范去向李术索要，实际只是要试探李术的态度，麻痹他的心理。

张纮定睛去看那表，上写：“书呈曹丞相大人，严刺史象昔为公用，却为李术所害。此人凶恶，轻犯汉制，残害州司，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以惩丑类。今权欲讨之，进为国家扫除鲸鲵，退为严刺史报塞怨仇，此天下大义，夙夜所想。李术畏惧，也许会向明公诡说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内所瞻，愿勿复听受。”

估计他看得差不多了，孙权道：“我欲引军讨逆，二位以为如何？”

张纮道：“李术杀害朝廷所派严象刺史之事，我当时在朝中就听说了。此表一旦呈上许都，我军进攻庐江时，曹公必不救之，李术死矣！”

吕范提出异议：“庐江面对我军，背靠曹公，曹公诚然不救，但若刘表出动江夏军相援，奈何？”

孙权微笑一下，道：“我早已修好一书，十日前令人送往长沙，请张太守务必再坚持一个月。我豫章、庐陵二郡的兵马，即将出发相援。”

张纮和吕范都是一怔，齐道：“主公，我们当真要援助长沙么？”

孙权笑道：“不错。长沙被围，已过半年，江夏军也快耐不住了罢！”悠悠看看二人，道：“此时不出兵，更待何时？”

张纮恍然大悟，原来主公打的是先驱虎吞狼、再鹬蚌相争的主意，道：“主公高见，张羨若得我方承诺，必定坚决死守，纵然蔡瑁得江夏军援助，也未必能短期攻陷长沙。那时，我军击灭李术，当无外忧。然后趁他们都已疲惫，再出兵南下，尽得其利。”

孙权笑道：“东部深得我心。”忽然身体一挺，挺直了脊梁，正容道：“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见有抚危济乱者。我已受朝廷封爵，当承父兄之业，为朝廷外藩。东部润色此表，还请将我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

张纮道：“方今世乱多难，我主诚能继父兄之志，聚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然后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可比齐桓晋文，岂止外藩而已哉？”说完兴冲冲拿着那表章下去了。

孙权看着他背影，沉思不语。

吕范想了想，道：“主公，虽然长沙那边暂时不必动兵，但也须得提前准备。臣以为此二郡兵马，最好有一员大将统一指挥，日后出战，方得无碍。”

孙权嘿嘿笑道：“子衡莫非在吴郡呆厌了，欲自荐南行一趟么？”

吕范正色道：“若论单提一旅，援救危城，臣自知可任；若论乘间抵隙，破

《三国游侠传》·江南竞智

SanGuo YouXiaZhuan—
JiangNanJingZhi

敌夺国，臣自知不行。”

孙权一双碧眼，紧紧盯着吕范：“那么子衡心中，可有担任二郡统帅的合适人选？”

吕范应声道：“有，会稽太守朱治。”

孙权一呆：“君理么？为什么会是他？”心中暗暗佩服：“这个子衡，倒真敢推荐人。”豫章郡的太守孙贲、庐陵郡的太守孙辅，都是孙权的亲伯父，原来跟随孙策驱使江南，多立战功，孙权见了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态度极其恭敬。常言说得好，疏不间亲。二郡统帅这一重要职务，吕范竟然把这样两位孙家宿将置之不理，而推荐其他非孙氏的将领，胆色实在过人。

朱治字君理，昔日是深受孙策倚重的江东五大谋主之一，现任会稽太守。

吕范道：“我与君理共事多年，深知他的能力。其一，朱大人治军严整，而性节俭，能与士兵共寒暑、劳苦、饥饱。他率领的军队，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只有这样的大将，才能深入未知领域，建立奇功；其二，他熟悉当地地理。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周朝、苏马等黄巾贼患炽烈，君理曾以司马衔随孙破虏入长沙、零陵、桂阳等三郡讨之。因有功，升任行督军校尉。若问长沙等郡情况，江东无人可比他更加了解了。”

孙权忽笑道：“且慢。子衡，你可知道，我派去长沙送信的使者是谁么？”

吕范摇摇头，心中茫然，不知道主公为什么忽然说起这件事。

孙权心中极其得意，用力一拍大腿，笑道：“便是君理之子，朱然。哈哈！”

吕范惊得目瞪口呆，心想：“主公原来早知道我的第三个理由。”

朱然字义封，原是朱治的外甥，后来才过继给舅舅为子。他今年刚十九岁，去年就担任了余姚长，一年间两迁其职，先后任山阴令及临川太守。每到一任，他总是首先率领当地之兵，出讨山贼草寇。旬月之内，便将附近最猖狂的贼寇一鼓荡平。然后才偃武修文，再谈治理。江东上层人物对他都十分瞩目，吴郡当地大族顾氏中以知人著名的顾雍曾说：“此子前途无量，日后必为军中柱石。”

孙权哈哈大笑：“君理此人性情，我很清楚。三年前，我十五岁时被举为孝廉，便是君理的德惠。义封更是我的同学，他年纪虽小，却是胆略过人，善出奇兵。小小年纪，已有大将风范，实为我江东后起之雄。子衡欲荐君理，其三当是他父子联手出阵，珠联璧合，万无一失罢？”

吕范思忖：“主公居然思虑至此，提前令朱然前往长沙，明里为报讯使者，暗中实地查访，真是高瞻远瞩，纵然伯符重生，也不过如此了。”心中敬佩

万分，拜伏于地，道：“我主英明。”

孙权摆摆手：“子衡别来这一套，哈哈，你我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站起来，踌躇满志道：“昨夜又得吉梦，可见是我东吴当起，孙氏将兴了。哈哈，哈哈。”

正在这时，周泰急步入内：“主公，周瑜将军密奏。”

孙权笑声一歇，双目青光一闪，看向周泰：“快拿上来。”

周泰双手捧上那卷封印的密函。孙权收拾脸色，双手接过，立刻扯去印封，展了开来，急不可待地去看。

吕范微微低下头，抚摸着腰间绶囊上的虎须，心想：“主公对公瑾，真是十分敬重。”

忽听孙权失声而呼：“什么，江陵？”

吕范闻声抬头：“主公，怎么？”

孙权深吸了一口气，神情平静下来：“没什么。嗯，子衡，你可听说过庞统此人？”

“庞统？”吕范一怔。

“正是。此人字士元，据说乃是一位隐世的智者，号称‘襄阳凤雏’。”

吕范微笑：“襄阳大隐无数。黄承彦、司马徽、庞德公等俱是久负贤名。庞统乃庞德公之侄，智者之名，素未见闻。听说他面丑牙利，肆无忌惮，善识酒，爱仕女，数年来欠债无数，这方面倒是名声极大。”

孙权手拈紫须，淡淡一笑：“这么说来，也是一位趣人啊！”随手把那奏卷扔在几上。

“趁着张公和东部都不在，来，子衡，咱们喝酒，喝酒，哈哈！”



曹休



陈江越



池早

第一章 锦帆甘宁

长江。

小舟。

徐庶站立船头，纵目远眺，只见遥山耸翠，远水翻银，隐隐沙汀，悠悠小浦，依然景致非常，忽然心中一痛，长长叹息一声。

我靠坐在小小的舱里，默默看着他。

自从安陵血战之后，我就发现，一向豁达潇洒的徐庶似乎变了个人，变得阴郁，变得善感。

是啊，竭尽心力，最后却仍然全军覆没。这种结果，对一个希望以奇谋妙计帮助自己的朋友度过难关的策士来说，是毕生的耻辱。

此后为了我，他再次受辱于那白衣少年。

他的心里，一定非常郁闷。

其实我的心情又何尝好过？

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朋友、部属由于你的缘故在一日之间先后战死、被俘，而且就在你的眼前身侧，你却眼睁睁看着毫无办法，怎么能不自责，怎么能不伤心？

可是我知道不能这样下去。

在我加入守拙一族，开始修习真正的武功的第一天，我的机器人导师们就谆谆教导我。在他们的训条之中，有一条：沉闷忧郁和浮躁飞扬，是内功取得进境的两大障碍。

只有始终保持一种平和冷静的心态，才能顺畅快速地进步。